

湖
海
文
傳

湖海文傳卷十一

青浦王 永德甫輯

考

二南考

胡虔

南國名本商世諸侯之國逸周書史記解謂南氏有二臣勢均力敵君弗能禁國遂以分其國當分爲東南西南此南之析爲二也

其後周召分陝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公羊傳注陝蓋今志陝縣故城周召分伯以此城爲東西之別詩地理考引括地

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按陝縣

卽今河南詩者因分繫于周召曰周南召南毛詩關雎小序謂教化

自北而南也說詩者遂沿爲南方公其之通稱而不知其爲

國惟韓詩序謂南國在南郡南陽之間見水經江注按漢南郡今湖北荊州府

國惟韓詩序謂南國在南郡南陽之間見水經江注按漢南郡今湖北荊州府

刑門州及襄陽南宜昌三府之境其說最善然今以二南

詩考之韓序所云南郡南陽間者周南也召南則兼有漢巴

蜀犍爲三郡地及漢中郡之東南地巴郡今四川夔州重慶

成都府犍爲郡今湖北鄖陽府周南之詩曰汝墳者其東北境至

汝也曰漢廣江永者其西至漢南至江也召南之詩曰江沱

者其西北至蜀東南至南郡也梁州之沱自成都府灌縣東

氏所謂江沱之間梁州之界江沱者以沱起興是也荆州

之沱漢地理志水經注皆謂枝江縣有沱今不可考書正義

引鄭注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沱其分國之界大約周南

有南郡之東而東至南陽召南有南郡之西而西至巴蜀周

南土地平曠召南廣于周南而山川險阻多爲蠻夷所處此

其異也夫南爲大國其臣以僭亂竊據武王討有罪當在滅

國五十之內故江漢之間周得衆建諸侯及時世更易千有

餘年無復南氏之迹獨周史傳其事韓詩序明其地耳昔鄭氏受韓詩于張恭祖而二南不從韓說三家學微稱述尤鮮王伯厚作詩考亦不之引三家之言若此類者可勝惜哉

騶虞考

丁杰

騶虞在漢時已有二說古山海經鄒書云騶吾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于身許叔重五經異義從之逸周書王會解夾林會耳會耳若虎尾參于身食虎豹鄭康成鄭志從之郭景純山海經注引之伏生尙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間尾倍其身名曰虞康成注之毛亨詩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康成詩箋因之鄭志釋之陸元恪詩疏述之淮南子散宜生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維斯之乘許叔重高誘注之司馬相如封

禪書般般之獸白質黑章胡廣文頴注之鄭仲師周禮注騶
虞聖獸康成取之張平子東京賦圉林氏之騶虞薛綜注之
春秋考異郵騶虞虎班文者陰陽禴也李善文選注引之六
韜閔天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郭景純山海經注引之史
記滑稽傳補武帝時建章宮有物出焉其狀如麋齒前後各
一東方朔視之曰所謂騶牙者也褚少孫記之羅端良爾雅
翼載之諸說大同小異以爲獸名則一也賈子新書獨以爲
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韓魯詩亦以騶虞爲天
子掌鳥獸官趙宋歐陽永叔詩本義嚴坦叔詩緝宗其說而
朱子詩序辨妄亦姑存焉證之禮記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
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注七騶謂趣馬
主爲諸官駕說者也皇甫侃義疏曰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

又有總主之人故爲七騶左氏成十八年傳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解六騶六閑之騶襄二十三年傳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孔疏掌馬之官兼掌御事周禮夏官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左氏襄四年傳虞人之箴昭二十年傳及孟子齊景公田招虞人魏策文侯與虞人期獵則以騶爲趣馬虞爲虞人似爲有據而於禮記射義所云樂官備義亦明切但考毛詩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騶虞鵲巢之應也二鳥二獸相爲首尾周禮春官之樂師鐘師夏官之射人及禮記之射義王則騶虞諸侯則貍首孤卿大夫則采蘋士則采芣二獸二草各有配耦儀禮鄉射禮

秦騶虞大射義奏貍首禮記樂記史記樂書左射貍首右射騶虞司馬長卿上林賦射貍首兼騶虞並以二獸相配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芡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篇名亦皆取鳥獸草木四者貍首詩雖不在三百篇中其時猶見大戴投壺小戴射義考工記梓人康成射人注以貍爲善搏皇甫侃樂記義疏以爲貍之取物必得不能因射義樂會時之文而云貍非獸也澗溪沼沚之毛蘋芡蘓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于王公不能因射義樂循法樂不失職之文而云蘋芡非菜也知蘋芡貍首則知騶虞矣永叔激于真宗之天書故修五代史記前蜀世家凡古先帝王祥瑞之事一舉空之作詩本義亦然謂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夫毛詩列學官最晚而逸

周書山海經二書已出周秦之代矣又以騶爲馬御虞爲山
澤之官而斷其非獸名夫官有以地名者有以鳥獸名者使
讀周禮序官見地官之牛人春官之雞人夏官之司馬馬質
羊人秋官之犬人而云馬牛羊雞犬非畜也可不可也且虞
爲官名則爾雅陵夾水瀕之女亦不可信矣坦叔又引爾雅
不載騶虞爲證則如詩魏風之莫幽風之鬱爾雅亦無文可
盡疑之耶然則射義何以樂官備曰鄭注以貍喻賢謂一發
而得五貍猶君一求而得五賢斷章爲義孔疏已言之矣曰
鄭注又言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儀禮鄉射禮注亦曰歎思
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與毛傳不同何曰禮記坊記注以燕燕
爲定姜作鄭志答吳模云爲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
乃得毛公傳此禮注與詩箋之所以異也曰朱子解一發五

貍猶言中必疊雙似不及傳箋曰此本之康成射義注也其說亦可通禮記郊特牲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爾雅釋畜止彘五尺爲貍一言而豕之種類詳見釋獸蓋惡之矣貍與貙皆害田之獸一發而得五再發獲十義之盡亦仁之至與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之意兩不相妨因是以思騶虞之爲騶虞毛傳陸疏許氏淮南子注云不食生物不履生草仁也逸周書云食虎豹尙書大傳曰大不辟虎狼亦仁也詩序云仁如騶虞毛傳薛氏二京賦注云義獸先鄭周禮注云聖獸其義一也曰逸周書毛詩傳許氏淮南子注陸氏詩疏云白虎黑文長卿封禪文亦云白質黑章而山海經以爲五采畢具孰爲得之曰長卿時親見騶虞故云今觀其來則白虎黑文之說信矣

若東方朔所云騶牙朔自以意名之其狀絕不同也曰張稚讓廣雅列騶吾於馬屬羅端良爾雅翼又謂有騶虞獸有騶虞馬馬得獸名詩所咏者文王所乘之馬以獸名名之而實非獸也其說何如曰此本淮南子騶虞雞斯之乘一語以立義未必然也

首飾考

丁杰

周禮王后之服六首服三從王祭先王服褱衣祭先公服揄翟祭羣小祀服闕翟首服副告桑事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首服編御于王服祿衣首服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褱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子男夫人得闕翟以下三翟所得有等差其首服則皆備焉禮記祭義夫人副褱而受繭祭統夫人副褱立于東房明

堂位夫人副禕立于房中詩鄘風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卽周
禮追師所謂副也儀禮士昏禮女次純衣纁紒立于房中卽
追師所謂次也康成追師注以步繇况副以假紒况編謂副
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則列髮爲之其釋次則云次第
髮長短爲之并引少牢饋食禮主婦鬢髮爲證士昏禮注云
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少牢饋食禮注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
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鬢焉此周禮所謂次也旣
合次與髮鬢爲一召南采芣被之僮僮箋引禮記儀禮主婦
髮鬢以證被鄘風不屑鬢也箋以髮釋鬢又合被與髮鬢爲
一夫合次與髮鬢爲一又被與髮鬢爲一則被次矣然而
以髮釋鬢可也以髮鬢釋被可也以髮鬢當次以被當次不
可也以髮鬢當次以被當次推之三禮尙可通推之于詩不

可通推之召南尙可通推之鄘風不可通何則被髮爲一字
鬢鬢爲一字鬢或作髻又作錫少牢饋食注被錫讀爲髮鬢
召南正義引儀禮注被髻讀爲髮鬢說文解字鬢髮也髮鬢
也鬢或作髻鄘風正義引說文云髮益髮也釋名髮髮被也
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鬢剔也剔刑人之髮爲之也廣雅
髻謂之髮左氏哀十七年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髻
之以爲呂姜髻杜解髻髮也禮記曲禮斂髮毋髻正義髻髮
也莊子天地篇禿而施髻司馬彪曰髻髮也則康成以髮釋
髻以髮鬢釋被確不可易矣惟是被與髮鬢當合爲一與次
當分爲二召南采芣序夫人可以奉祭祀其爲從君祭太祖
與上公夫人褱衣而副侯伯夫人揄翟而副子男夫人闕翟
而副其爲從君祭羣廟與上公夫人侯伯夫人揄翟而副子

男夫人闕翟而副其爲從君祭羣小祀與上公侯伯子男夫人皆闕翟而副不應服次采人以采繁配周南之葛覃創親蠶之說則告桑宜服編受繭祀先王先公宜服副亦不應服次康成主祭言以僮僮爲祭前視濯漑祁祁爲祭畢反燕寢宋之曹氏嚴氏以爲商制祭祀或服次明何楷主蠶言又以爲三宮夫人世婦之服然三夫人尊于九嬪宜闕翟而副世婦尊于女御宜展衣而編亦不應服次仍不如康成主祭言分祭前祭後者尙近是矣鄘風君子偕老篇首章云副笄六珈云象服是宜康成以揄翟闕翟爲象服與副笄爲合次章云其之翟也其爲揄闕二翟更無疑義下云鬢髮如雲不脣鬢也康成云不潔者不用髮爲善若以追師之次當鬢旣與本章翟衣不稱又與下章展衣相違且禮應服次豈論人之

屑不屑既不屑次亦將不屑副乎竊意召南之被鄘風之髢
少半饋食禮之髮髢本一物而字有古今文有單複自在副
編次之外與次不相混故呂姜之以爲觀美宣姜髮美以不
用爲善召南不言正祭故見其被之疎敬舒遲特牲饋食禮
既言主婦纚笄宵衣則少牢饋食禮言主婦被錫衣侈袂乃
宵衣之袂非祿衣之袂從儀禮注不鄘風既言翟衣則首服
爲副又言展衣首服亦爲編無取乎以次當髢使禮制不相
應也其周禮之次說文解字作髮云用梳比也徐鍇繫傳以
爲卽周禮之次得之髮髢二字釋名分二義似云未理者謂
之髢已理者謂之髮徐鍇截然分之誤矣鄘風毛傳謂副爲
編髮爲之嫌與編無別釋名副有二義其云兼用衆物成其
飾頗有合于詩之六珈又別出步搖而云上有垂珠步則搖

之亦與六珈義近故後漢書鄧皇后紀烏桓傳注三禮圖並引之釋名編編髮爲之次第髮也似混編次爲一事廣雅假結謂之鬻似混副編爲一事疑各有闕文鄒風正義分別編次以編列他髮假作紒形者爲編鬻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者爲次最爲明悉至說文繫傳辨別副編次之形則闕誤不可讀或徐氏已自誤不因傳寫而然至證類本草引陶隱居唐本草二書並云髮字書所無則不敢知矣

三代田制考

錢塘

三代田制曷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何以有五十七百畝之別曰無異同而有詳畧由畧而加詳聖王之所能也變同而爲異非聖王之所能也蓋田制之定久矣黃帝已作邱甸歷千年壞于洪水禹修而復之定貢法至殷爲助貢者稅夫

無公田助則公田不稅夫周之徹又通而兼用之遂人匠人分掌焉遂人制鄉遂十夫一溝百夫一流千夫一澮萬夫一川百夫方三里三分一之地萬夫方三十三里三分一之地十夫千夫卽其修匠人制都鄙十井一溝百井一流千井一澮萬井一川百井方十里之地萬井方百里之地十井千井卽其修二者皆始于一夫之自爲方一夫之限則遂也九夫爲井亦成方故都鄙兼鄉遂之九倍鄉遂得都鄙之九分一則川澮溝洫皆同然則鄉遂其周之加詳者乎匠人多古法都鄙當爲夏制矣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此都鄙之制也然而不言公田孰謂不可通之鄉遂哉少康有田一成是已不然則成者至殷周始有之伍員之言又謂之何哉溝遂洫澮川皆從橫

交絡大小相包故夫田不可變晦數之各異者畎不同耳古者以步定夫以畎計畝故所授殊而水道不變畎田始于后稷呂不韋之書有言后稷之法者曰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畎也高誘謂畎二尺若然則夏后氏畎田之制也周耜博五寸畎一尺畎一尺者晦一步則畎二尺者晦三步矣一夫之田方百步是夏五十畎而周百畎也殷之七十畎豈顧問哉田之爲道晦欲廣以平畎欲小以深六分畝之一以爲畎晦大而畎小矣畎大晦小爲地竊之穀不播於畎也畎以去水其舍水則有列焉徑畛涂道路也弗患旱澇矣阡陌廢而田皆縵趙過矯以代田則一晦三畎而播穀于畎中古者穀必播于畝安得多爲之畎哉呂覽之耜卽考工之耒耜耒底耒耜秘也故耒六尺有六寸緣其外弦其內

則與步相中司馬法六尺爲步是已一步之方爲一夫之率萬倍之而成夫耒耜必中步便民度野也三代皆如此耳劉炫皇甫侃之徒以夏時民多殷時民稀周時民至稀爲田多寡之差夫民不由稀而盛顧乃極盛而稀乎熊安生謂夏政寬殷政急周政煩故家百畝而稅各異是湯武不得爲盛王也唯賈公彥所云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助據六遂上地百畝百萊五十畝徹據上地不易者百畝同稅百畝庶幾近之然必三等之田始見三等之差三代立制將母同若夫一等之田而自有三等之差雖有三等之差而實未嘗有差焉則舍吾說無以通之矣夫吾之說非吾自爲之也固后稷之法也

儀禮鄉飲射皆於旅酬後行無算爵算數也無算者堂上堂下周而復始不計其數也敖氏楊氏所言無算爵之禮皆有得有失不得不詳考而明辨之敖氏謂旅酬無算皆行一觶無算之異于旅酬者旅酬一觶無算二觶也若皆以一觶行之謂之再舉旅可也何以別名無算乎且經明言二人舉觶胡爲舉二觶而僅行一觶耶楊氏謂飲禮舉觶不于介而于大夫大夫經所謂導者也飲禮云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旣一人舉觶乃入言若有者有不有未定之辭也况介爲賓之副奈何不舉于介而必于大夫乎今爲參考經傳折衷衆說二人舉觶一舉于賓一舉于介賓觶當以之主人介觶當以之大夫若大夫四人衆賓三人及其交錯而行也主人觶之第二大夫大夫觶之賓長第二大夫觶之第二賓賓長觶

之第三大夫第二賓觶之第四大夫第二大夫觶之第三賓
第四大夫觶降旅堂下衆賓之長第三賓觶降旅主人贊者
之長堂下衆賓之長觶之第二贊者主人贊者之長觶之第
二衆賓如是交錯而辨卒受者皆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
觶反奠于賓與介也其或大夫多于四人之數則第三賓觶
之第五大夫第四大夫觶之第六大夫皆迭飲于坐卒受第
四大夫觶者降旅堂下衆賓受第三賓觶者降旅主人贊者
或大夫不足四人之數則賓長觶之第三賓第二賓觶無所
酬卽降旅主人贊者第三賓觶亦卽降旅堂下衆賓至堂下
衆賓及主人贊者之數若不相當亦皆於堂上禮此有大夫
行無算爵也若大夫不與則賓觶當以之主人介觶當以之
賓長及其交錯而行也主人觶之第二賓賓長觶之第三賓

第二賓降旅主人贊者第三賓解之堂下衆賓其餘皆與有大夫之禮同如此則無算之名既與旅酬有別而行觶之儀亦不至膠柱而鼓瑟矣

明堂月令考

桂馥

周之月令出於明堂故以明堂冠月令許氏說文風俗通韋昭國語注皆引明堂月令漢書魏相傳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蔡邕明堂月令論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三輔黃圖明堂者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故謂之明堂袁準正論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大戴禮盛德篇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盧辨注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禮舍文嘉注天

子孟春幸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
班於明堂後漢書律厯志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
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蔡邕傳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
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注云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
故云明堂月令唐會要顏師古議明堂曰文王居明堂之篇
帶以弓韉禮於祿下九門磔禳禦止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
夫令國爲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馥按此皆
言月令繫於明堂明堂之外別無月令今有獻疑者謂明堂
月令非禮記之月令馥以舊說而知其誣也鄭氏三禮目錄
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
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此於
別錄屬明堂陰陽記馥案別錄劉向作漢志所本禮家有明

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大戴禮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盧注引淮南子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節以辟疾疫之災案此卽明堂陰陽之義鄭謂月令屬明堂陰陽蓋出於三十三篇此一證也蔡氏明堂月令論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篇崇文書目周書月令一卷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又月令問答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畧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

紛紛久矣。顧案蔡氏以明堂月令周公作，又言周官左傳與禮記通此二證也。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魏鄭公諫錄月令起于上古書云：敬授人時。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通典月令本出於管子，呂不韋編爲春秋，戴聖集成禮記，並周制。唐大衍卦候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厯，顧案四家皆以月令爲古月令。此三證也。隋書牛宏傳：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

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馥案牛氏稱今
明堂月令鄭元云云卽指禮記月令此四證也王應麟玉海
月令一書漢馬融賈逵晉孔晃皆以爲作于周公鄭元高誘
孔穎達謂呂不韋所作漢淮南王安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
時則訓而禮家復有增加馥案禮家指小戴此五證也徐鍇
說文繫傳字人部儀明堂月令卽今禮記月令未刪定前也古
天子居明堂布政每月告朔班一月之政令故曰明堂月令
此六證也隋書經籍志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
惠氏棟謂融所足者采之明堂陰陽此七證也或疑王應麟
漢藝文志考證今禮記月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故記之
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馥謂是說尤爲明顯此八證也
諸書所引明堂月令不盡見于禮記此則古今本各異耳或

又疑鄭注所稱今月令爲明堂月令案今月令卽漢之四時
令又稱五時令亦班於明堂漢紀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祀明
堂詔驃騎將軍三公曰其班時令注云謂月令也四時各有
令成帝詔公卿大夫不信陰陽所奏請多違時政而望陰陽
調和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元帝詔有司毋犯四時之
禁侯霸傳每春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漢儀太史每歲
上其年厯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此皆鄭
所謂今月令非明堂月令也

春秋三傳禘祫考

顧棟高

今世之稱祫禘者謂祫合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而禘則惟祭始祖與始祖之所自出不
兼羣廟之主周以稷配魯則以周公配文王此朱子取趙

伯循之說而後世儒者多遵信之然愚嘗徧考三傳禮記孝經論語中庸之義疏與商周魯頌之樂章從無周祀帝嚳及魯祀文王爲所自出之文不知伯循據何典籍而云然也夫信漢儒不若信三傳信三傳尤不若信聖人之經所謂漢儒之說者則戴記之大傳喪服小記明堂位及祭法是也所謂聖人之經則詩所傳之三頌與孔子所書春秋之經文是也且世謂周祭及于嚳者因祭法有禘嚳而郊稷之文耳然此禘鄭氏謂祭天子圜丘非謂宗廟之祭而以稷配之也又因小記及大傳有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之文耳然此禘謂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乃漢儒誣妄之說亦非謂稷之生于帝嚳而因以祭之也况質諸三傳其禘之說又甚明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穀謂之祫左氏謂之禘然其義並同公羊云五

年再殷祭何休云祫合也禘禘也審諦無所遺失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得祭耳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云三年喪畢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唯諸儒稱五年一行而杜謂三年一行者其義小殊而其說禘並謂兼羣廟之主絕未嘗有周公所自出而謂祭及于文王也鄭康成又謂禘之異于祫者謂第陳毀廟之主而羣廟之主則各就其廟祭徵之春秋實事尤可信不誣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謂之禘昭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此各就其廟之明證也然猶可曰此左氏之言耳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明明于各廟稱禘豈孔子所書之經猶不足信乎然猶可曰此春秋僭亂之禮耳至周頌之雝爲文王禘太祖之樂歌商頌之長發爲武丁大禘之樂歌豈商周盛世之樂章經傳說

周公之手定而猶不足信乎雖之言皇考則文王烈考則武王未嘗及于魯也長發之言文王則契相土則契之孫以及湯與阿衡亦未嘗一語及魯也其列相土與阿衡尤可爲陳毀廟及祭功臣之明證其謂魯用天子之禮樂者蓋如舞佾歌雍之屬錫魯以矜隆盛耳豈謂其祭文王于周公之廟以諸侯祖天子以干戈戾乎况魯頌閟宮之詩明言之矣其詩曰白牡騂剛公羊于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未嘗言及文王之牲何得言祭文王以周公配也載觀尙書言后稷建邦啟土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中庸言上祀先公皆至后稷而止又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子太廟顏師古註漢書亦云禘者諦也謂一一祭之徧觀載籍從未有言祭及始祖之父者余怪夫不

知何人泥小記及大傳之文而又厭感生帝之誣妄遂以帝
嚳當之馴至漢祖堯曹魏祖舜牽合附會爲千古笑唐趙伯
循復曲成其說至謂魯祭文王漫無依據臆斷滋甚後經朱
子遵用之而後世遂無異辭此皆不深考于經之過也夫信
朱子尤莫若信聖經可也

春秋論法考

顧棟高

鄭夾漈著論法略謂論有美而無譏臣子當大故之際而加
譏貶于君父非先王之法楚顧論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此
蠻夷之習也嗚呼鄭氏好爲異論而不自知其顯同于始皇
之見且鄭氏獨未聞孟子乎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孟子係周時人幽厲豈非惡諡其踈謬不待辨而可
知矣迺余遍考春秋之世通君臣皆有諡者惟魯衛齊晉四

國爲然然皆卿有諡而大夫無諡公族世卿有諡而庶姓無諡其餘遠國如秦楚中夏如宋鄭則君有諡而臣無諡至吳越徐莒則君臣皆無諡秦之蹇叔百里奚楚之令尹子文孫叔敖子重子反皆位爲正卿著有功業不聞以諡稱也宋華元向戌無諡鄭之子皮子產子太叔皆赫然著見于春秋之世而後世不聞以諡稱二百四十二年莊公世惟一公父定叔僖公世惟一皇武子襄公世惟一馮簡子哀七年有駟宏別爲桓子思九年有罕達爲武子臧然杜註惟于公父定叔及駟宏明之曰諡其餘則無註又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註云成子子產之諡此第見于國語而左傳則無之至魯衛齊晉得諡者最多篡弑之賊如魯其仲季平子衛之孫文子甯惠子齊之崔杼晉之趙盾無不有諡而衛之史魚

蘧伯玉無諡孔子大聖人亦無諡則以異姓非世爲卿晉以
祁奚叔向之賢而無諡則以雖公族而非爲正卿晉有非公
族而得諡者惟樂王鮒一人則或以晉君之嬖而爲范氏私
人之故夫易名之典起于周公當時以直道行之而其後世
惟論爵秩之崇卑且爲世室大家所竊據而虛稱美號加于
篡逆之賊如麋父之爲其意如之爲平謬鑿尤甚周公之後
裔且然況其外餘子乎子貢與孔子尙論諸賢如孔文子公
叔文子二人斤斤有循名責實之思而仲尼之卒哀公作諡
子貢不聞請諡意其時已成習尙雖孔子大聖不得援公族
之例以請歟此外如陳之轅宣仲公孫貞子蔡之聲子邾之
茅成子他國行諡亦間有之然傳文闕略莫可深考吳越之
君如闔閭句踐皆無諡故以延陵季子之賢而亦不得諡成

十四年莒子朱卒楊氏士勛曰渠邱公也葬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葬徐子章禹亦無諡是則蠻夷之俗不知有諡而鄭氏之言顧反之此尤不思之甚也夫諸國之無諡用夷禮宋之無諡因殷禮獨鄭爲王室懿親冠蓋交于中國而其諡見于傳者寥寥止三四人然其行事皆不概見于春秋其顯然著名者則無諡此不可解者余爲列其端緒以俟後之君子博考而得其故焉

豫章考

胡虔

按豫章者楚地吳楚構兵之處其見于左氏傳者凡六杜註曰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又曰漢東江北地名此春秋時豫章之定論也吳越春秋百餘年服屬于楚以長江之險雖吳楚所共而楚居上游據建瓴之勢吳以舟師

仰攻不能勝楚自壽夢得申公巫臣知以乘車陸戰于是吳

之用兵舍江南而從淮右北道而楚爲之困昭四年楚城鍾

離今鳳城隄城隄今隄城隄今隄蓋以備吳塞其北來之衝吳

楚之構兵爭戰者皆在此及昭二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四

年滅鍾離及巢三城滅楚淮之重鎮矣而漢東之大隧直轅

冥阨三隘道亦不守入郢之勢成矣自魯成七年至哀十五

年吳楚三十戰其由江用舟師者六耳若楚築三城之後惟

長岸之戰在江之南而已故吳氏以江南之豫章決無預乎

春秋之時者其說甚善第以豫章在江夏之間爲江陵之豫

章口則誤甚蓋以漢東淮南江北數百里之地而欲以區區

地名之偶同者當之宜其多所抵牾矣此與圖經以豫章卽

德安東四十里之章山又或引水經江水東經郢城南又東

得豫章口因豫章岡得名者皆一隅之見也高氏以今鳳陽
西壽霍光固之境爲近淮塙豫章當在此際尤足發明杜註
然其言有二失一疑杜註漢東之誤一以昭二十四年豫章
之汭爲彭蠡復初顧氏亦主其說彼特以光固之地近淮而
遠漢不得稱漢東不知楚大隧直轅冥阨三關之塞在今信
陽應山之間冥阨在河南汝甯府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湖北
一名武陽關在信陽東南一百五十五里西南至應山一百三
十里地名大寨嶺直轅一名黃峴關在信陽南九十里南至
應山亦杜氏所謂漢東之隘道也光固在信陽東壤地相接
故杜復曰漢東以明豫章之西境至此正與江北淮南一條
相證非淮南漢東有兩豫章也柏舉之役吳舍舟淮汭自豫
章與楚夾漢杜注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蔡卽今汝
甯新蔡縣楚左司馬戌欲以方城外入毀吳所舍舟聞楚師

敗及息而還息卽今光州息縣息在蔡西南然則吳入舍舟
遵陸者在蔡息之間光州之地乎高氏乃以息在蔡東譏杜
註之誤其于地形爲不審矣至顧氏以淮汭卽壽州吳舍舟
于此遵陸亦卽在此是淮汭豫章爲一地左氏不當複言之
矣又謂越畏吳不敢與楚交陰相聯絡于鄱陽是大不然吳
越敵國也越豈畏吳者哉且以當日時勢論之吳畏越而越
不畏吳昭五年楚子越人伐吳昭二十四年越又使倉及壽
夢帥師從楚伐吳二十年之間越伐吳者再而吳不敢一加
兵于越報怨者以吳方抗楚懼越之議其後也及昭三十二
年吳始用師于越而定五年十四年越再敗吳闔閭死焉此
其強弱之勢可見顧氏之論特夫椒以後之情事耳夫越旣
從楚以伐吳矣帥師何事而欲使吳不知陰相聯絡于水際

此其可笑之甚者况鄱陽古彭蠡不得稱豫章之汭也近王仁圃以湖口爲豫章據史記淮南王傳正義其解定二年桐叛楚事謂巢桐皆江西下流相距不遠楚自湖廣出師下江南必取道江西不知楚伐吳非伐桐也惟楚伐吳師于淮右之豫章吳僞畏楚而伐其叛國巢在桐北伐桐必經巢吳陰以伐桐之師圍巢故楚坐視其引軍南向而不之忌其實吳未嘗伐桐也使楚師在今湖口去桐甚近吳師一不至桐楚必能逆知其詐而爲之備矣至定四年柏舉之役吳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者豫章在光固漢爲漢口自光州歷信陽麻城至漢口攻楚不備最爲神速使豫章爲湖口是吳自淮汭舍舟陸行將二千里而始至湖口亦迂遠之甚矣且于湖口與楚對陣者夾江非夾漢也古豈有稱潯陽之九江爲

漢者哉况吳果由湖口乘舟沂流攻楚則其班師自順江而
下必不復陸行至淮而楚司馬戌尙欲毀吳淮汭之舟以斷
其歸路雖下愚亦不出此要之吳楚所爭在淮右決無迂道
至湖口之理此以豫章在江南者其說無一可通也或曰江
南有豫章水春秋時豫章雖廣要以此水得名此又不然豫
章之名著自水經水經係三國時人托名漢桑欽漢時爲湖漢水最顯劉
歆所謂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豫章特九水之一耳前漢
地理志雩都湖漢水東至彭蠡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鄱陽
鄱水餘汗餘水艾修水新淦淦水南城盱水建城蜀水宜春
南水南壘彭水志則並云入湖漢若豫章水出贛雖亦云北
入大江然不言諸水入此又不詳其里數蓋雩都與贛在漢
爲荒僻之區豫章湖漢之孰爲經流尙不能詳故以豫章並

入湖漢合鄱水等爲九水若上求之春秋之時是水之卽名
豫章且不可知而謂淮南江北之地皆以此水得名不亦謬
乎或曰漢時豫章水旣不著而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所謂結
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者豫章不已著于漢乎曰正義以豫
章爲湖口誤也秦九江郡治壽春今壽州漢爲淮南國正春秋
豫章地伍被之言卽指此蓋先固其淮右之近地下文彊弩
臨江而守者又爲備江之計耳豫章豈湖口哉然則應劭漢
官儀言豫章以木名郡者正未可非也世第知雷次宗以水
得名之言爲可信不知應在雷二百餘年之前其見聞當得
其實况次宗云似因此水得名是雷氏亦不敢質言也夫推
驗地形考論名義後人必不若古人之審今反覆諸家之論
推求當日情事形勢益歎杜註不可易彼酈道元之注水經

裴駙張守節之注史記稱引豫章皆謬也

豫章考

洪鐘

高氏士奇曰昭六年楚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按此豫章杜無註後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杜註云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軍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江南豫章依此則豫章四見于傳總爲一地矣乃柏舉注又云吳乘舟自淮來過蔡而舍之豫章漢東江北地名與前文小異說者曰書大傳釋禹貢內方山一名章山今德安府城東四十里有章山卽吳人與楚夾漢之豫章也圖經云豫章卽章山一名

障山晉太安二年華宏討義陽賊張昌于江夏敗于障山卽此是說也施諸吳楚夾漢則可以解定二年之見舟豫章必不可合矣蓋是役以伐桐故本傳曰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一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公子繁杜註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舒鳩楚屬國吳敎舒鳩誘楚師臨吳僞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也若然則始焉楚人出師繼焉吳僞從楚而見舟終焉忽變爲對壘皆當在近桐之地今舒城有桐鄉卽古桐國也鳳陽西壽霍光固之境皆近淮壩爲吳楚日交兵處舒城正在其南所謂豫章當在此際矣若云在德安則相距千餘里吳方爲

狡計以誑楚誘楚入其境而徐就之安得西馳千里以迎楚師楚又豈可駐師近郊而召吳于千里之外乎且吳舟亦不能見于德安也由是推之伐徐之五帥吳亦不能深入窮追而獲之于德安乾溪在亳州又與德安絕遠皆不可通矣豈淮南漢東又兩豫章乎則又不然昭三十一年吳人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率師救弦及豫章古弦國今光山縣與前說亦合卽柏舉之役左司馬議悉方城外以毀其舟塞城口以斷其歸路是吳師入楚之徑班班可考也然傳之本文原云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言至豫章與楚夾漢闔十一年吳伐楚取番番卽今鄱陽而楚嘗有此然則楚越相接之境亦有可考者矣哀十九年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子寬追越師至冥不及而還此又楚越相鄰之明驗元和志

淇州春秋時楚之東境江州春秋吳之西境文獻通考淇州江州春秋屬楚方輿勝覽隆興府饒州春秋屬楚南康軍春秋時吳楚之地淇州江州旣爲楚境則宣饒南康之境皆爲吳疆又有彭蠡巨浸橫亘于中則舟師所掠越大夫迎勞之地從可想見矣漢高帝分秦九江郡置豫章郡水經注贛水一名豫章水逕廬陵以及南昌雷次宗曰豫章郡以水得名所謂豫章之泖卽此無疑也蓋與淮南之豫章各爲一地杜言自江北遷于江南不知何所根據恐未爲質論也

湖海文傳卷十二

青浦王 永德甫輯

考證

日纏考

孫星衍

列星謂之星二十八星謂之宿亦謂之舍其分十二宮謂之次亦謂之曆亦謂之纏俱以日月會于其星而名之宿者周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賈公彥釋云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于其星卽名宿管子五行篇云經緯星厯以視其離月令宿離不貸毋失經紀宿謂二十八宿離讀如月離于畢之離鄭康成稱爲掌天文者相與宿偶非也舍者天官書謂二十八舍曆者其字從會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

一次而周天厯舍于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語有辰在斗柄之言纏者呂氏春秋云月纏二十八宿軫與角屬高誘注纏舍也漢書律厯志云日月初纏星之紀也孟康注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于星紀而又周之按今俗書作躔也舍二十八而次十二故律厯志言五星過次者殃大過舍者災小据言宿言次言舍言纏則紀日至其宿中之名故月令言日纏曰日在某宿淮南曰星建是古人不言日在某宿第幾度假令角宿二星南北相距亢宿四星又與角相距日至角二星之中則爲纏其出角宿而未至亢宿之間則爲大度不得謂之在角度亢度也後人所紀纏度則異此矣考十二辰之分星子宮得危虛女三宿丑宮得牛斗二宿寅宮得箕尾二宿卯宮得心房氏三宿辰宮得亢角二

宿巳宮得軫翼二宿午宮得張星柳三宿未宮得鬼井二宿
申宮得參觜二宿酉宮得畢昂胃三宿戌宮得婁奎二宿亥
宮得壁室二宿考爾雅以角亢爲壽星斗牽牛爲星紀營室
東壁爲娵訾奎婁爲降婁其云析木謂之津韋昭注周語以
津爲天漢孫炎云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明
女虛危爲水在子宮尾箕爲木在寅宮是丑宮無女寅宮無
斗則亦無其度明也試仰觀天文亦是四正三宿相距爲近
四維二宿爲遠益信分十二宮當從古法至漢天文志始以
娵女七度在星紀奎四度在娵訾胃六度在降婁畢十二度
在實沈柳八度在鶉首張十八度在鶉尾氏四度在壽星尾
九度在大火斗十度在析木日未至其宿或以出其宿而皆
以爲在其宿之度于是何承天以堯冬至日在須女近人又

謂元以來曰在箕蓋緣冬至日在星紀宮或未至斗牛二宿卽以爲在箕宿之度是何與所以名宿名纏之實大相違背也古之小學教之數與方名漢之學僮學六角五方書計之事六書制字命名之義無所不該自宋人忽名物象數而講求性理空虛之學後世之言厯算始不能通知古書矣

河圖洛書考

孫星衍

漢人以八卦爲河圖九疇爲洛書其說見孔安國注論語河不出圖及馬融注書九疇又漢五行志引劉歆說亦同以初一曰五行已下六十五字爲雒書本文禮記疏引中候握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作八卦又龜書洛出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孔安國注繫辭班固漢書敘傳及李奇注悉用其說惟鄭康成注易始用春秋緯云河圖有

九篇洛書有六篇也鄭所稱河圖洛書今多見開元占經未必太古時文此則鄭氏信識緯之過按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卽八卦爲河圖之證洪範五行一曰水水在北方元武之位是稱神龜負文卽九疇爲洛書之證可知孔安國劉歆馬融諸儒所說長于鄭氏矣至宋人乃妄以洪範五行爲河圖又以太乙下行九宮式爲洛書近人毛奇齡闕之甚辨而不能篤信漢人以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之說顧炎武惠棟知九宮爲易緯而不知其出于黃帝核宋人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辨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

言又見盧辨有九式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不知甄鸞以肩足戴履別上下前後之位未言在于龜背大戴禮所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明堂戶牖堂室之數逢十則有餘數若十餘二三十餘六七十餘二之類也盧辨謂法龜文特因九室而言如僞孔尙書傳云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亦卽謂九疇不必是九宮之式也以戴九履一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爲是龜文果何所出亦復何所取義乎太乙九宮式之傳甚古考其始實出黃帝素問五常政大論歧伯有云胥于三王冰注三東方也云胥于九注九南方也云其胥四維注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土之位也云胥于七注七西方也云胥于一注一北方也六元正紀大論則有災七宮之屬隋書經籍志載九宮經三卷鄭元注又稱梁有黃帝

四部九宮五卷唐會要稱會昌三年王起等奏案黃帝九宮
經羅苹路史注引壺子云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是九宮之
式黃帝時卽有之故遯甲書亦用其法淮南天文訓太陰元
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
寅之元如法推之甲寅在坎宮則甲戌在離甲戌在坎宮則
甲午在離甲午在坎宮則甲寅在離則西漢人亦多知九宮
者故劉歆有八卦九章爲相表裏之語至易乾鑿度載其式
云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又云太乙取其數以行
九宮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鄭康成注太乙下行九宮從坎
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于坤宮坤母也又自
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
半矣還息于中央之宮旣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

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行于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從于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遊息于太乙天一之宮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一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云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次之巽母從異姓來此其所以敬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次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爲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爲施此數者合十五言其法也詳注義多未精確或是後人僞托今考九宮之法不外陽進陰退起坎者乾貞于十一月子坎陽進而上行之坤坤貞于六月未坤陰土退而下行之震震陽木進而上行之巽巽陰木退而下行之申申兼艮坤坤陰土退而下行之乾乾陽金進而上

行之兌兌陰金退而下行之艮艮陽土進而上行之離離陰
土退而下行之坎一陰一陽俱起者天左旋地右動之道陽
動而之陰陰動而之陽者乾鑿度所謂並治而交錯行間時
而治六辰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謂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
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是也一白二黑三
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者唐會要載九宮貴神天
選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
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
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
火紫是也九宮卽算法之起以遯甲式用之知日月星所
在及九星所臨自古皆有之旣非出于龜文亦不得以爲神
禹洛書隋焚讖緯或尙記九宮以示陳搏遂譌爲洛書于時

乾鑿度未出朱文公諸人不能博考致爲所惑並忽素問而不觀則無能復辨九宮之緣起矣

王莽大泉五十考

翁方綱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泉逕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蓋漢自武帝鑄五銖錢後閼宣元成哀平五世無所變更至是莽始變漢法也周官外府鄭注曰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于民間多者大泉逕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賈疏曰王莽造大泉文曰大泉直五十云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已下者是從莽至漢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故云今存于民間也案彼大泉直五十不云五十言十五者亦誤當從五十爲正也方綱按賈疏此語誤矣鄭氏注云文

曰大泉此句是撮舉泉文非泉之全文也下句云直十五貨
泉猶上條云直貨泉二十五耳賈氏誤讀大泉直十五字
爲句而譏鄭氏之誤而其前文又曰王莽造大泉文曰大泉
直五十乃自加一直字于泉文之內可乎且賈氏又云至漢
末鄭君時見行此三者此語亦誤蓋鄭君之意謂漢末時民
間尙有存此莽泉者非謂其時尙行之也若夫尺度之考則
漢書食貨志是東漢初年班氏所記而曰徑寸二分至漢末
鄭君之時亦曰徑一寸二分今以建初尺度之恰是徑寸二
分然則劉歆尺建武尺建初尺信乎同符而漢權衡之制前
後未改於此可證矣大泉五十泉文四字有若雙鉤筆法者
又有兩面皆作大泉五十字者又有以次遞小者蓋莽時官
私雜出故同此一品而又自有小大也

銅柱考

翁方綱

銅柱之字人無知者考之傳記水經注云馬文淵建金標爲南極之界林邑記云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銘之曰銅柱折交趾滅交趾人至今怖畏有守銅柱戶數家歲時以土培之僅露五六尺許道里記云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水經注言銅柱在林邑其在欽江者唐節度馬總所植也按史元和中馬總爲安南都護立二銅柱于漢故處饒著唐德廣東新語云馬援所立林邑則分茅嶺銅柱必馬總之遺也据此則分茅嶺銅柱又當有唐刻字矣嶺在欽州西三百里州志云在州治之西貼浪都古森崗明萬厯間有貼浪崗民曾至分茅嶺親見之嶺上茅南北分披嶺去銅柱半里許交人年年以土培之今高不

滿丈大不知幾許柱上字蹟莫識問其路所由則曰自貼浪
扶隆行七日至八尺石橋尙行八日方抵其處云

魏故南秦州刺史司馬使君墓誌銘考 馮敏昌

右司馬昇字進宗墓誌銘其曾祖祖父誌不著其名魏書亦
無司馬進宗之傳姑以誌中所云祖荊州來賓大魏授侍中
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州軍事封瑯琊王遷
司徒公考之則其人爲司馬楚之按魏書司馬楚之傳略云
晉宣帝弟太常璲八世孫父榮期爲梁益二州刺史遭變楚
之送父喪還值劉裕芟夷司馬戚屬亡依從祖荊州刺史休
之及休之爲裕所敗楚之收衆據長社後降于魏魏假楚之
使持節征南將軍荊州刺史後劉義隆入寇以楚之爲安南
大將軍封瑯琊王屯潁州距之破其諸軍以散騎常侍徵還

尋從征涼州蠕蠕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王如故薨贈都督梁益秦寧四州諸
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長史謚貞王云云據
此盡與誌中所言相應唯缺遷司徒之文耳然又按庾開府
集周大將軍司馬裔碑文云曾祖楚之入魏授平南大將軍
荊州刺史襲封瑯琊王又授使持節侍中安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者與晉史及此誌略同至其載楚之卒後贈征西
大將軍都督梁益秦寧荆兗青豫郢洛十州諸軍事揚州牧
謚貞王者則尤與碑所云十州諸軍事遷司徒公者相合再
考魏書北史楚之外亦無有官職封爵似此者此以知其爲
楚之無疑也然魏書謂楚之父榮期爲梁益二州刺史遭變
而庾開府集司馬裔碑乃謂曾祖楚之爲晉太傅錄尚書揚

州牧會稽文孝王之次子元顯之幼弟元顯見害之後桓氏
篡逆之初容身屠釣收合餘燼入魏云云則是謂楚之父爲
司馬道子與魏書所書楚之父爲司馬榮期者不合又庾碑
所言司馬道子爲會稽王卽晉書所云道子爲簡文帝之子
出後瑯琊王改封會稽王者與此誌所言進宗曾祖彭城王
者亦不合按此誌所云曾祖彭城王者乃或卽魏書所謂司
馬榮期考晉書宗室傳彭城王權子植植子釋釋子雄雄坐
奪蘇峻更以釋子紘嗣紘子元元子宏之皆襲封彭城王更
以魏書楚之傳所云太常胤八世孫推之則楚之父榮期與
彭城王宏之爲昆弟輩行或與宏之同出於元或出於元之
弟俊皆未可知然俱爲彭城王權之後雖嗣世封王者爲元
但榮期守土遭變意當時必贈以王爵又以其爲彭城之後

或卽贈彭城王故誌卽以曾祖彭城王稱之則彭城王之稱其於榮期亦近似者究之此誌所云祖荊州者斷爲司馬楚之無疑特于曾祖不著其名則或以榮期慘遭禍變故不忍正著其名耳至庾碑著楚之所生與魏史不合之處更以侯博雅者考焉又誌言父鎮荊隴西關右著唯良之續者按魏書楚之三子長寶允次金龍次躍龍寶允仕至雁門太守金龍躍龍俱至尙書今此誌云著唯良之續亦似指寶允而言蓋引用太守故實則其非金龍躍龍可知特隴西關右與雁門不合或寶允前嘗官于彼而後守雁門亦未可知耳又魏書金龍三子長延宗次纂字茂宗次悅字慶宗則或名或字皆與進宗之字相似轉疑名延宗者之亦爲其字而史失其名耳然則進宗爲楚之之孫殆無疑矣進宗作令桑梓有惠

政司傳也

長興謝文靖公墓考

邢澍

長興三鷗岡

縣志稱三鷗村

之有謝文靖公墓由來久矣顏魯公石

柱記記之張文規吳興雜錄又記之此皆去東晉未遠宜可

徵信而或者疑焉以爲本傳既不載公葬處惟陳叔陵發墓

事見南史叔陵傳

陳書

然亦在建康之梅嶺耳烏有葬長興

事而不知無疑也嘗考胡宿文恭集宿知湖州日有乞爲太

傅謝安置守冢禁樵採表中引吳興錄稱公初葬在建康之

梅山爲陳始興王叔陵發其冢裔孫夷吾爲長城令徙于縣

南三鷗岡據此知墓發後地爲叔陵所奪因改葬長城

吳越更名

興迨叔陵誅詔還謝氏之塋而事隔四載窀穸久安無庸再

遷故史文亦第云還謝氏塋已耳不言公復葬事也且三鷗

岡之墓在北宋時守臣奏之廷議從之並敕州縣官吏歲時
祠祭矣而可謂影撰乎或又云此葬衣冠處耳則尤非是葬
衣冠卽所謂招魂也東漢以後間行之當時儒者如譙周袁
瓌干寶孔衍等皆有駁議以爲經傳無間委巷之禮非聖人
之制也然亦止謂捐軀疆場柩骨不返者有此耳若謝公者
何爲乎豈亦如軒轅仙去而臣下葬其衣冠乎甚矣其說之
荒陋也戊午之春予與友人訪公墓舟行三十五里步五里
至其地高冢巋然冢旁地約十畝有崎松柏環蔭去冢半里
有叢祠頗卑陋問守者知村民尙祭享不絕坐間或談公神
靈事其說雖誕不足信顧以公之在當時保邦摧敵於祭法
所云有功烈于民者誠無所愧予與邑士謀將新其祠宇且
請上官奏列祀典以復北宋故事先爲記其緣起如此

畏吾村考

查禮

京師西直門外八里有村名畏吾明大學士李東陽墓在焉
村前有大佛寺予家祖壠未遷榆堡時俱葬此村案畏吾元
時西域國號也太祖四年歸于元或稱畏吾或稱畏吾兒或
稱畏兀或稱畏兀兒陶九成輟耕錄載色目三十一種稱畏
吾兀蓋蒙古字隨音轉音有輕重則字亦隨之而改故彼此
增減無定文也當時仕于朝者若布魯海牙之孝友廉希憲
之政事小雲石海涯之文章伯顏不花的斤之忠義尤爲表
表於世羣萃居處諒非一族此村密邇郊甸意卽其聚族地
乎又案布魯海牙嘗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
之又叔父阿里普海牙素欺布魯及布魯顯貴築室宅旁迎
阿里普居之後布魯生子十人孫五十三人皆登仕籍布魯

之次子希憲築萬柳堂於城南爲廉氏別墅常邀盧疎齋趙松雪飲命歌者歌驟雨打新荷曲而小雲石海涯又卽希憲之甥由是觀之當時畏吾之人聚族而居者正自不少卽布魯一族已蕃衍廣袤如此况加以他族比閭相接成邑成都固不待考而知其必然也予家舊時守冢者亦廉姓疑卽右丞後人畏吾之名當始于元今之人或以其地近郊甸兵衛所居遂稱之曰衛伍殊失其義至宛平邑志改爲魏吳尤舛謬矣又按鐵哥傳世祖幸香山永安寺見書畏吾字於壁問誰所書僧對曰國師兄子鐵哥書也帝召見命隸丞相孛羅備宿衛考蒙古新字製自帝師八思巴至元以前新字未製時凡國內施用文字除漢楷外惟用畏吾字迦魯納答思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世祖命鍍板賜諸王大臣元代之

重畏吾字如此今不可考矣

石鼓文證

汪中

孫星衍編修以石鼓文爲宇文周時物謂周書本紀數書狩于岐陽可據中請證之周書太祖本紀魏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十三年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陽高祖紀保定元年狩于岐陽天和三年行幸岐陽有此四事今檢後漢書鄧騭傳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于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詳此注之意緣石鼓是三代之物故取以釋漢事而以古書發其凡若使石鼓製自宇文則是以後證前雖愚者不出于此章懷太子與後周耳目相接張大安諸人均有文學無容不知一證也元和郡縣志引吏部侍郎

蘇勛之言曰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岐陽石鼓是也虞褚歐陽其稱其古妙按褚遂良年輩差後今不具論歐陽詢傳云年八十餘卒既不明著其數且不知卒以何年考古者亦無從措意惟虞世南以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則以陳高祖永定二年生實當周世宗之二年洎陳滅入隋世南年三十一矣是時周之亡才九年上距岐陽之狩遠者四十四年次四十二年次二十八年又次二十一年使石鼓立于後周則是甫經脫手之物以世南之博物精鑒豈得妄以爲史籀筆迹而歎其古妙傳曰以今視古古猶今也今之爲篆者有王澐給事中中生十歲而給事猶有然中見給事之篆固不以爲李陽冰黨懷英也且歐陽及褚何以與之闇合二證也周太祖割據關隴軍國多虞未皇文教其時文士惟有冀儁趙文

淵及平江陵始得王褒褒傳之書今不傳于世文淵于碑榜
是其所長所書驪山溫泉頌石刻見存其篆額筆法凡劣又
不合六書以視石鼓文豈止霄壤使石鼓出自宇文之世究
是何人所書豈得寂爾無聞三證也或謂周世蘇綽嘗仿尚
書作大誥則石鼓仿小大二雅理固宜然然史稱綽穢毗魏
晉憲章虞夏雖屬僻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
常行焉據武成元年五月戊子詔書已變其格又世宗幸同
州過故官詩載于本紀猶是當時之體未嘗刻意摹古若以
爲出自綽手則蘇勛者綽之曾孫豈宜數典忘祖而違傳之
史猶四證也太祖本紀大統十四年奉魏太子巡撫西境自
新平出安定刻石紀事則刻石載于本紀矣若石鼓爲當時
所刻何以但書狩于岐陽不書刻石五證也馬定國之說今

卷十二
不得其詳編修既有斯疑同人或多信之謹就其言辨之如此若其文字淳古百世之下猶見倉史制作遺意好學深思之士當自得之今不備論也